

时尚批判

当凯瑟琳·毕格罗捧起小金人的一刻,有人欢呼前妻的完胜,有人替卡梅隆自慰:你虽然没得奥斯卡最佳导演,但你睡过了奥斯卡最佳导演。

■周珣

## 你想对卡梅隆说些什么?

奥斯卡落幕以来,一直都等着看,那对著名的前妻和前夫,凯瑟琳·毕格罗和詹姆斯·卡梅隆,有什么后续八卦。总是会被无比敬业的、无孔不入的中外狗仔,踢爆些秘闻恩怨的吧,对捧或者对骂,忆旧或者评新,都能构成最新剧情,一波一段,还不得得峰回路转高潮迭起啊。

媒体早早就把这一届的奥斯卡,煽惑成了“前夫和前妻的对决”,桥段狗血,人们有理由期待冲突和高潮。当凯瑟琳·毕格罗捧起小金人的一刻,有人欢呼前妻的完胜,有人替卡梅隆自慰:你虽然没得奥斯卡最佳导演,但你睡过了奥斯卡最佳导演。

这就是观众们对大奖的解读。一个著名艺术奖项兼顶级商业大奖上附着了男女之情、新旧旧爱,所有前情往事都“一键恢复”,事业功名、爱欲情仇瞬时集聚放大,太有观众缘了,收视率可期。

不过,凯瑟琳·毕格罗和詹姆斯·卡梅隆似乎并不打算给观众们继续品评和咂磨的由头,他们在整个奥斯卡颁奖季及之后,都用行动扼杀了观

众非凡的想象力。

斩获大奖的毕格罗在舞台上只字不提卡梅隆。记者们使出浑身解数,一再想撬开她的嘴,引诱她谈卡梅隆,但毕格罗就是不上当。她最多会说:“卡梅隆是个非常有启发性的导演,我认为他激发了全世界导演的创作热情”。记者编辑被逼得没法,只好堕落成标题党,把一个职业评价作成“前夫给我启发”,把“全世界的导演”偷换成“我”,说什么也得跟“前妻”、“前夫”拉扯上点儿关联。

最好玩的对话是这样的:

记者:那么你想对卡梅隆说些什么?

毕格罗:好吧,你让我哑口无言了。

一对前夫妻,哪儿有那么多话好说?真能叽叽咕咕没完没了,不至于选择化离了。就算人家毕格罗真有什么必须跟卡梅隆沟通交流的,干嘛跟你一个记者说?前夫妻有话要说,也犯不着拿个大喇叭传话给全世界呀。

作为一个高端前妻,毕格罗以“哑口无言”示范了一种诚实得体的姿态。

当一个优秀的女人遭遇一个优秀的男人,未必能成就一桩幸福持久的婚姻,但可以成就一桩不是谈资和丑闻的婚姻。他们会低调地、清晰地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,用不着摆在大马路上(顺便说一句,当今最好用的大马路是网络),杜绝骂街或哭诉,绝不攀附和牵缠。

他们也不会故作深情状,真不能割舍,真不曾辜负,不会大家重新上路。那些余情脉脉不着边际的话就不必说了吧,连暧昧都是一种装孙子的味道。

哑口无言,是对过往最好的收尾。

能这么画句号的前妻,理所当然地应该拥有一个品质相当的前夫。所以颁奖礼上,我们看到一个温和的、有诚意的祝贺式拥抱。而颁奖礼后,狗血剧情编不下去自动销声。我承认我也想看热闹来着,但热闹满街都是,能有高端点儿的选择,会让人多相信一些人性的高贵。



三叶梅旋旋又旋回到花枝上去了。

■蔡皋

## 三叶梅

三叶梅要落下去了,它是一朵一朵地飘落的。落的当儿,来了一口风。风忽然有了形,因为花在空中旋转,旋转,脚尖点着了地一样旋,风跟着就有了形式。三叶梅

旋旋又旋回到花枝上去了。

这真有趣,风的形让三叶梅旋出来了,音乐一样的小风,就这样知趣地把要落下去的三叶梅又扶上了枝头。



浓髯拂胸的大画家手牵如虎如豹一黑狗(不知是否藏獒)跨出车门,相当拽。

■朱健

## 与张大千、霍恺的一面之缘

1943年,我在川陕公路(成都——宝鸡)庙台子汽车站当站员谋生,乃地处秦岭南麓最后一隘柴关岭下,站员仅三人之小站。日日送往迎来,遭遇旅客不知凡几。一律公事公办,认票不认人。眼前一晃而过,是男是女,无关紧要,难存印象。唯其间两位,数十年来每当忆及则声容鲜明。一位是张大千先生,敦煌临摹数年,满载而归回四川。包租当时最豪华的美制长途大客车,日暮山关,借宿庙台子小镇,随扈多人,声势有点煊赫。浓髯拂胸的大画家手牵如虎如豹一黑狗(不知是否藏獒)跨出车门,相当拽。不过我等小站员阅人多矣,举凡蒋经国伟国兄弟戴笠局长范汉杰将军等党国要员均打过交道(另叙)。画家再大再拽,一名旅客而已,照规矩查票验票无误,始予放行。画家倒是颇为配合,不失风度。

另一位是既不拽也没啥风度的普通乘客。大雨致道路中断,滞留小镇,芸芸众生天天焦急地聚集车站,等候消息。三天两头相见,几乎成了可以闲聊的熟人。有位自称刚从城固西北联(合)大(学)毕业,不能不令我这个初中生小站员肃然起敬。于是互通姓名,得知大号霍恺,三言两语下来,颇为投缘。于是问他:“认识李满红和谷风吗?”霍君有点惊讶,反问我何以知此二人。我说读过他们的诗,知道他们也是西北联大的学生。霍君一句“你读诗?”冲口而出,显然不予置信。于是我背诵几句李满红流传甚广的《听啊中国在响》和谷风(牛汉当时笔名)刚刚引起注意的长诗《绿色的鄂尔多斯》。并奉言霍君,我喜欢诗,又顺手从抽屉里拿出各色废纸装订成册的小本子,霍君看看封面“果实”

二字又看看我,说了一句“不可思议”,打开小本子认真读起来。边读边摇头连说“不可思议”。后果不言自明,我与霍恺这一面之缘,半日清淡,成为其后通信数年的无话不谈的友人。虽由于生活的变动失去了联系,但数十年来我仍然常常想起他骨骼清奇的脸,矮矮的身材和温和的笑。可以说出自一位大学生之口的溢美赞许,促使我从“因寂寞而写诗”自在状态,逐步进入放飞心灵、追求精神自由愉悦的自觉、自为状态。特别是霍恺对城固小城、西北联大那种文化氛围的描述,使我止不住心向往之。终于下决心利用职业之便,搭两天免费而自由自在的长途汽车直奔城固。不虚此行,结识了牛汉等几位终生相许的青春伙伴。回到庙台子,写下了《青羊河小曲》《骆驼和星》等诗。详情已多次谈过,不赘。

至于诗人李满红,早在结识霍恺之前,已从汉中日报上得知他因腹泻小疾未及时治疗而去世,且引起西北联大学潮的消息。霍恺为我简述诗人身世,李满红本名陈墨痕,东北人,“满红”笔名,寓意存焉。有点神经质,或可称为诗人气质。比如常在夏天烈日下暴晒甚久沉思冥想。与同学也少有交往。但由于诗名甚著,故腹泻小疾去世,同学大众认为救治不及时,咎在学校当局。一时议论汹汹,罢课抗议。学校当局乃出面为诗人李满红举行隆重悼念仪式。享此殊荣的青年学子诗人,似属少见。霍恺背诵挽联有句云:满红已去墨痕在;赞叹不已。现在很少人知道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李满红了。略记,聊存其事,也算一个读者的纪念吧。



阿布吃东西的时候,从来没有担心过自己会肥胖,会害心脏病,会得高血脂和高血压。

■汤素兰

## 吃得幸福快乐

阿布虽然热爱吃,但面对吃的东西,同时又有惊人的自制力。我们的茶几上经常摆放着点心和水果,阿布从来不会偷吃。这一点我家的另外两只狗牧童和黑妹就做不到,那两个家伙不仅偷嘴,还常常翻垃圾桶,而且屡教不改。每到开餐的时候,当我们端着三只狗食盆走进院子的时候,牧童总会猛地扑跳上来,企图抢夺。阿布却要等我们把食物在它面前放好,并且略微走开以后,才会一头扎进自己的食物里。

由于胃口太好,吃得多,阿布有点肥。好在我们常常带他散步游泳,它看上去并不痴肥。有一年我们带阿布回老家过春节,阿布的肥壮与乡下土狗的精瘦形成鲜明对比,乡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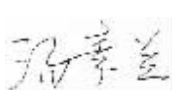
们见到阿布,夸奖说:“哇,这么大家伙,打下来吃得一顿饱的啦!”吓得我们从此不敢带阿布回乡下,怕一不小心被热情的乡亲们做了下酒菜。

阿布吃东西的时候,从来没有担心过自己会肥胖,会害心脏病,会得高血脂和高血压。它一心一意地投身到食物当中,吧嗒吧嗒吧嗒,心无旁骛,聚精会神,把食物吞进肚子里,然后,找个阴凉清静的角落,伸展四肢,呼呼大睡。

倒是我们经常为阿布担心,我们担心阿布太胖了,活动起来负担过重,担心它会得高血压和心脏病,所以,我们常常谋划要给阿布减肥。给阿布减肥比我们自己减肥要容易得多——每次给它的食盆里少放些许食物就行了。只

是如果阿布没有吃饱,明显感到自己的食盆里的份量不够,它就会去抢夺牧童和黑妹的食物。它把牧童和黑妹赶得远远的,把它们的食物风卷残云般洗掠一空,丝毫不觉得羞耻。

我自己人到中年,对肥胖也极其恐惧。尤其看到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像神仙一样不食人间烟火,我就感到压力巨大。可是我的胃口很好,经不住美味的诱惑,每每酒足饭饱之后,才又后悔自己吃得太多。这种时候我就会特别羡慕阿布,羡慕它每天吃得那样心安理得,吃得那样全神贯注,吃得那样幸福快乐。



“把这颗人头卖给你这识货人吧!”

来龙去脉是这样的,老大王卫平年轻貌美的妻子守活寡多年后,最终抵不住诱惑红杏出墙。而摘杏者居然是王卫平的敌血兄弟老四王宝国!

奸情发生后,二人心中都有鬼,几个月不敢去监狱面对王卫平。王很快就起了疑心,旁敲侧击问起老四的状况时,从老三欲言又止中,捕捉到了后院起火的信息,由此恨意顿生。

就在这时,监狱管教民警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从王卫平入狱伊始,一位精干的谷姓狱警就凭借多年的经验

判断出这是条大鱼,于是谷干事只要一有闲暇,就和王卫平喝酒、聊天、下棋,只聊闲话,丝毫不扯案子。终于,王卫平把盏之间,忽然潸然泪下长叹一声,“喝了你这么多酒,老哥啊,我是明白人,自然知道你的心思,这口鸟气我是无论如何咽不下去,就让我把这颗人头卖给你这识货人吧!”说完,自己主动“反水”,把多年前的几起惊天大案一吐为快。

老大王卫平交待余罪后,公安厅立即分几路展开抓捕行动。王卫平等待重新宣判,而老二毛大军的嫡亲哥哥是省公安厅一名处级干部,前途一片光明,可他得知弟弟犯了死罪,念

及手足情深,开着公务用车亲自把弟弟送到了邻县火车站。于是毛大军至今仍是在逃,处长哥哥则以包庇罪从重判刑四年。

老三杜光辉,伯父是岛城某部海军参谋长。杜光辉获悉王卫平“反水”后,连夜逃到了伯父家。公安厅抓捕特警在海军家属大院门口被荷枪实弹的值勤战士拦住了。抓捕特警表明身份后,值勤战士却告知他们,这里是军事管理区,没有上级命令,任何人不得擅入。抓捕特警只得先与公安厅联系,而就在这时,杜光辉的伯父知悉了侄儿所犯的滔天大罪,先是瞠目结舌,继而捶胸顿足,狠抽了他几

个耳光,而后参谋长亲自押着杜光辉走出了海军家属大院。

眼看着侄儿当场被人砸上脚镣戴上手铐蒙上头罩,白发苍苍的参谋长老泪纵横,暗自发誓要请最好的律师,尽量保住杜家的血脉。再说罪魁祸首老四王宝国,他的堂兄时任市里某重要部门一把手,他本人也已被提拔为某派出所教导员,仕途上可谓春风得意。王宝国提前获悉了抓捕消息后,哀号一声“报应啊报应”,权衡利弊后自己上门缴械投降——为自己混了个“投案自首”的情节。

我家有条拉布拉多

连载



《狱霸》 白露、刘念国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